



黑

与

白

黑 与 白

〔美〕 E·考德威尔著

吕 平 译

Erskine Caldwell

PLACE CALLED ESTHERVILLE

根据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

1955年版译出

黑 与 白

[美] E·考德威尔著

吕 平 译
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永州市印刷厂印刷

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36,000 印张：7 印数：1—17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056 定价：1.20元

新书目：86—15

第 一 部

早 春

1

每年这个时候，尽管这幢白色的，有柱廊的两层大楼里颇多寒意，但和煦的春风带着清新湿润的茉莉花香味，还是不断从窗外吹进来，把厨房桌上的星期日报纸吹得簌簌直响。大楼外面，沿着宽阔的林荫道两侧，枝叶茂盛的水栎树不停地随风摇曳。有人从乡下开着一辆泥迹斑斑的轿车赶往浸礼会教堂做早礼拜，由于时间晚了，要赶路，车子飞快驶过街道，然后又绕过辛格菲尔德家住宅的拐角。

加纳斯·贝兹莫尔安逸舒适地坐在厨房桌旁，看《星期日杂志》里的十六页连环画，他两臂搁在白色油布上，交叉着脚踝，悠闲自在。从早晨起，他把那连环画已看了两遍，现在又在看第三遍了。加纳斯是个十八岁的英俊少年，身材修长，有着漂亮的古铜色皮肤和一头修剪得极短的黑发。他干完了早上的大部分活儿，可眼下就开始准备星期日的午饭还嫌早了点。

他觉得背后有一阵轻微的响动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斯蒂芬娜就站在门口。他赶忙起身，整整浆硬了的白色短外衣。真没料到她在星期日早上会起得那么早，往常她总要等到同父母一起吃午饭前才起床的。

“早上好，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神色慌张地说，一面笨手笨脚地摸着上衣领口处的第一颗钮子，扣紧衣领。“我不知道你今天醒得这么早。我想准是我把时间给忘了。”

斯蒂芬娜靠门站着，轻佻地撅着嘴。

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加纳斯心烦意乱地说。

斯蒂芬娜睡眼惺忪地闭着眼打呵欠。她拖着鲜红的缎子拖鞋，满头黑发仍是乱蓬蓬的，黄绸睡衣也没完全扣上。她是个漂亮的姑娘，象她妈妈一样纤瘦袅婷，一对褐色的大眼睛，嘴唇丰满红润。尽管她才十六岁，还是个中学三年级学生，可在父母的默许下，从去年夏天起她就同男朋友有幽会了，并常常在周末花上两三个下午的时间乘车子出去兜风。她的父亲查利·辛格菲尔德是城里最大的五金店老板，此外，还兼棉籽油厂的董事长，他富裕得尽可满足女儿的任何要求，只要她和她妈妈提得合理。辛格菲尔德家的这幢住宅是从查利的父亲手中传下的，查利的父亲从棉花种植场退休后，便在绿荆街建造了这幢有柱廊的大楼房，它成了伊斯维尔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。常有一些城外来的游客，当他们偶尔瞥见城南黑人区的那种贫困和肮脏时，总要对它破旧不堪的简陋小屋发表一通议论，可一旦车子慢慢驶过绿荆街时，辛格菲尔德家的住宅又会作为城里上等人家的一个样板被介绍给他

们听。

斯蒂芬娜用手指理了理蓬乱的黑发，习惯性地把头往后一仰，将头发抖到脑后。

“几点了，加纳斯？”她懒洋洋地问。“我醒来后就没法再睡着了。”

加纳斯抬头看了看厨房墙上的那面钟。“快十一点了，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说着，爱慕地看着她。“昨晚你在外面一定待得很晚，斯蒂芬娜小姐。你看上去很瞌。”

她倦怠地点点头。“昨晚我去参加了一个舞会，到家时快三点了。”她用手捂着嘴，又打起呵欠来。“我玩得快活极了。是一个最漂亮的小伙子陪我一起去的。”她梦幻似地微笑着。“可他胆子太小了。”

加纳斯低下头看着她的红缎子拖鞋。他知道她还在一个劲儿地看他，这使他感到不自在。他尽力想说些什么，可同时又觉得这整幢寂静的大楼在他耳边嗡嗡作响。他换了换腿，改变一下自己身体的重心。

“你妈妈和爸爸已去教堂了。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突然想起这事，就对她说。“查利先生说过今天他们要参加所有的礼拜，包括主日学校的礼拜。”他觉察到她仍然在注视他，而自己也控制不住想要看看她的欲望。他抬起头来，惊恐的目光正好与她倦怠的盯视相遇。但他一看到她正放肆地透过半闭半睁的眼睛注视着他时，又立刻感到喉咙里一阵刺痛。尽管她那黑睫毛挑逗性地眨动叫他害怕，可象往日一样，他忘忽一切，又被她迷住了。自从去年夏天妈妈去世，他和妹妹凯

西安妮从乡下搬到城里与赫兹尔·蒂斯莉大妈同住后，他就在辛格菲尔德家干活，早被斯蒂芬娜迷住了。她的态度和请求通常是残忍的，但他被迷得无以自拔；有好几次，她愚弄他，直到他认为那种痛苦超过了自己所能承受的限度，可他还是心甘情愿，有时甚至是热切地忍受着。有一次，她搂抱着一个枕头走进厨房，以孩子气的大胆激他把枕头从她怀里夺走。他常想知道，如果他当初真的为夺枕头同她扭斗起来，会有什么结果。幸好就在那时，她妈妈突然回家，斯蒂芬娜这才跑上楼回自己房去了。眼下加纳斯抑制住强烈的感情，慌慌张张说出一串话来尽力掩饰自己的紧张和忧虑。“你爸爸查利先生说他平常去教堂，可一旦他去，他就要认认真真参加所有的礼拜。他说也许他得过六个月后再去教堂，所以他要确实确实从牧师那儿得到足够的宗教信念，这样他就整整一个炎热的夏天都不用上教堂了。”

他突然感到纳闷，不知她为什么要亲自上厨房来，而不按铃通知给她送早饭。她站在门口注视他的样子，跟她那天早上激他夺枕头的挑逗态度几乎完全一样。加纳斯局促不安地轮番换着腿来改变自己身体的重心。

“那全是爹爹说的么，加纳斯？”她带着一种撩人的微笑问。他又一次感到一阵难受的刺痛咬住他的喉咙。他润了润干枯的嘴唇。尽管他知道她是在故意愚弄他。可又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她停止。

“回答我，加纳斯，”她孩子气地坚持着说。

“斯蒂芬娜小姐，请别再那样戏弄我了，”他带着一种无

可奈何的心情乞求着。

“为什么，加纳斯？”

“斯蒂芬娜小姐——”

“你也胆小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斯蒂芬娜小姐——”

“那么说吧，回答我。”

“假使你不逼我说——”

她不耐烦地跺跺脚。

“因为你跟我一样明白你爸爸查利先生上次所说的话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虽然他说话的口气比平常要鲁莽得多，可他觉得有些事情还得瞒着她。

“爹爹说了些什么，加纳斯？”她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问。“我真的给忘了。他说什么来着？”

加纳斯向后伸出手，想抓住桌子的边角。他觉得每每她要折磨他时，自己总显得那么软弱无力。

“你知道查利先生说过，如果——如果——如果我不安分守己，他会对我怎么样。斯蒂芬娜小姐，请别给我惹麻烦。我想尽量活得太平，没有那种可怕的麻烦。我是个黑人，可我周围尽是白人，这已经够糟的了，请不要再增加我的不幸，斯蒂芬娜小姐。我一直想规规矩矩做人。一个黑人孩子要想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得避免麻烦，这确实是唯一的办法。这你是知道的，是么，斯蒂芬娜小姐？”

他希望她会说些什么，因为他要她保证，不管她怎样逗弄他，都不使他陷于困境。她带着很感兴趣的表情看着他，

看得他霍地转过身去，开始忙碌地为她准备早饭。她自信无疑地等待着，直到他突然又用一种忧虑的眼光瞥了她一眼。

“加纳斯——”她开始用讨好的口气慢吞吞说。

加纳斯转过身，扯大了嗓门，想阻止她再说下去。“你妈妈斯特拉女士说过，要是你及时起来吃早饭，就给你做一个松软好吃的煎蛋，放好多烤土豆和奶油作馅心，还——”

听到她的高跟鞋在厨房地板上啪嗒啪嗒的声音，他突然停住了话头。一忽儿功夫，她就站在他身边了。

“我不想吃杂七杂八的老煎蛋，加纳斯，”她对他说。“我要吃奶油炒蛋，蛋里要有切碎了的新鲜土豆，多放些咸肉。”

加纳斯心神不定地瞧着她。“可斯特拉女士叫我一定要准备煎蛋，我总想完全照你妈妈说的去做。”

“你没听到我说的吗，加纳斯·贝兹莫尔？”她用一种教训人的严厉口气大声说。“你不打算照我说的去做么？”

“不，小姐，”他带着歉意回答。

“那么照我吩咐的去做，不准你这样跟我顶嘴。你明白自己的身份吗？我决不允许你这样！懂吗，加纳斯？”

“是，小姐，我懂，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说着，严肃地点点头，向炉灶走去。

一会儿功夫，她又靠近他站着，当他敲碎三个鸡蛋，开始在一个碗里不停搅拌时，她仔细打量着他。他尽力不让自己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遇，可她却猛地将碗从他手里夺走，随便往桌上一放。接着露出一一种讨好的微笑转向他。

“你不喜欢做我要你做的事么，加纳斯？”她问，她的声音轻柔亲切，使他感到全身肌肉的活力都被一种软弱压服了。她靠得他那么近，以致他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熟悉的、令人愉快的香味，她袒胸的睡衣里姑娘家一起一伏的乳房迷得他神魂颠倒。“你现在不想做么，加纳斯？”她还是用讨好的口气一再追问。

他往后退，润润干枯的嘴唇。他被她的注视和香味搞得心烦意乱，甚至都记不得她一再坚持问的是怎么了。

“加纳斯！”她尖声提醒他。

“什么—你说的是什么，斯蒂芬娜小姐？”他慌乱地问。

“我刚才说，你不想一直照我说的去做么，加纳斯？”

“斯蒂芬娜小姐，你知道我是一直想完全照你说的去做的，”他诚挚地向她保证。“我总在尽力做到这一点。”

她挑逗似地扭动着屁股，转过脸去，坐在厨房桌沿上。然后她前后晃动着两腿说。“加纳斯，爹爹还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查利先生就说这些。他用不着多说。已经够清楚的了。”

她把头往后一仰，开始嘲笑他，她那前后晃动的两腿变成了红糊糊一片，看得他眼花缭乱。她的嘲笑声似乎在整幢大楼里回荡。

“你害怕了么，加纳斯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她问。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回答说：“我的确害怕，斯蒂芬娜小姐。我只想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，象一个黑人孩子应该做的那样，我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我已下决心要做到这一点。”

“你怕什么呢？”

“我怕的正是从骨子里知道应当怕的东西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你是怕我？”

加纳斯没回答。

她的两腿在桌子底下摆动得更快了。

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加纳斯。你没说出你怕的是什么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“斯蒂芬娜小姐，你在撒大谎。你跟我一样知道得非常清楚。”

她一面嘲笑他一面坐直身子，那双鲜艳的红缎子拖鞋也不再摆动了。

“看着我，加纳斯。你不觉得我迷人吗？”

他立刻神经质地点点头。有好一阵子，他眼前所看到的只是她那对褐色的大眼睛在晃动，各种各样糊涂念头又开始在他脑子里打转。“你确实漂亮，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听见了自己那种异样的说话声。他为自己脑子里闪出的各种念头感到惊讶和害怕，可又怎么也驱赶不了。“你是世上最美的姑娘，从前我可从未见过有谁象你这样美的。我真希望上帝有一一”

“有什么，加纳斯？”她屈身向前急促地问。她的肩膀轻轻地抽动着。“有什么，加纳斯？告诉我。我一定得知道。”

他感到额头上直冒冷汗，他低下头瞧着自己的手，看到皮肤里渗出了许多细小的汗珠。

“我希望你不要强迫我——强迫我干那些无法挽回的事”，他恳求她说。“这是不行的，斯蒂芬娜小姐，根本做不得。”

她向前伸出一只脚，出神地注视着鲜艳的红缎子拖鞋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将蓬乱的黑发往后一甩，直瞪瞪盯着他看。

“加纳斯，如果——如果我俩是同一种族的人，你会做什么？”

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。他摇摇头，避开她的目光，望着窗外的林荫道。

“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事？”她问。

他断然地摇摇头。

“你还是想过的，尽管你不敢想，是么，加纳斯？”

这一次他尽量装作没听到她的话。

“我想过这种事，”她固执地继续说。“你也想过。我知道你想过。”

“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恳求着，“请别逼我说那种话。”

她坐在桌沿上进一步探过身子，一本正经地保证说，“我不告诉任何人。我发誓！”

加纳斯惊慌不安地忍受着。“我真希望你不要说那种话，”斯蒂芬娜小姐。也不要逼我说那种话。你不应该这样。上次你问过我那种事，我对你说了，象我这样的小伙子应该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。要不然它会给我惹上极大的麻烦。我确实不想给自己找那种可怕的麻烦。我听说过有些黑人孩子让白人给卷入麻烦中。我不愿意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。我要象上帝要求我做的那样，远远离开那些讨厌的麻烦事。只要我

活着，我就要做到这一点。现在你不要再对我说那种话了，不要再说了。”

她气得满脸通红，嘴唇紧闭，象一条绷紧的线。

“我没想到你竟敢这样同我顶嘴。”

“我根本没想到要同你顶嘴，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尽量解释着，“我只是说说担心的事。你知道我是不会同你顶嘴的。”

“竖蜻蜓，加纳斯。”她命令道。

他总是满足她的一切要求。有好几次，当他在洗碟子整理床铺或扫地时，他就想知道她下午放学回家后，又会命令他做些什么。他总盼着满足她一时产生的种种怪念头，不管这些念头有多荒唐，做起来有多费力。如果她在外面待到很晚，没赶上天黑前回家，他就会感到失去了为她效劳来取悦她的机会。有几次，她强迫他在汽车间里翻单杠，直到他精疲力竭地跌倒在地板上；又有几次，她要他用手和脚去摩擦针样的尖东西，直到他长着老茧的两个掌心或脚底板看上去象涂上一层发亮的金属。她不时想些新花样或为难事叫他去，可不管她的要求多么残忍，多么令人痛苦，他总是尽量顺从。她还从未叫他竖过蜻蜓，这是第一次，他不知道是否因为她以前从来没有动过这念头。他努力回忆他已有多长时间没有竖蜻蜓了，同时，他也希望这次能如愿完成得好。

“喂，竖蜻蜓，加纳斯·贝兹莫尔！”她傲慢地对他说。“你没听见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走到厨房中央，放低两手撑在地板上。他没有直接去看斯蒂芬娜，可他能看到她的红缎拖鞋在桌子底下

晃动。他将头顶在两手撑开的地板中间，两腿猛地朝上翻。起先他几乎失去了平衡，可用脚乱蹬乱踢了几下后，他惊奇地发现竖蜻蜓对他来说并不费力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只觉得头昏眼花。他等待着，希望斯蒂芬娜尽快告诉他可以放下脚来，等她跳下桌子，走过他身边到门口时，他觉得自己快要失去平衡了，于是赶紧把脚放下。他屈膝跪在地板上，直到眩晕的感觉消失，然后他又对刚才干的事感到骄傲，他慢慢直起身子。就在这时，斯蒂芬娜跑到他跟前，狠命打他耳光。

“谁叫你没得到我同意就放下了，加纳斯·贝兹莫尔，”她怒气冲冲地对他说。“也许下次你会变得聪明些。”

他跌跌撞撞往后退，试图避开她，免得再挨打，他揉揉火辣辣的脸颊，脸上挂着一丝惘然的微笑站在那儿。以前她从来没这样狠命打过他耳光，眼泪开始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无望地眨着眼想挤掉眼泪。

斯蒂芬娜走到桌前，抓起星期日报纸的连环画页，走出厨房。

“马上给我送早饭来。”她回头朝他喊道。

尽管她走得没影了，加纳斯还在点头，随后他走到桌子跟前，拿起那碗鸡蛋。他朝她走的方向望去，直到她的脚步声也听不见了。

他把土豆切成薄片时，感到脸上挨打的地方仍然有股火辣辣的刺痛，于是就用袖子上阴凉的白布往发烫的脸颊上揉揉。他第一次觉得愤愤不平，尽管这种忿恨之情只在他疼痛

时才会产生；这时他真想离开，去找一个不至于受到如此虐待的工作。可当疼痛一过，他又追悔起要离开辛格菲尔德家的想法了。他希望和斯蒂芬娜呆在一起。

鸡蛋和土豆准备好了，他把银餐具和瓷碗碟小心搁在托盘上，穿过屋子，顺着楼梯走上二楼。当他走向通往斯蒂芬娜房间的铺有地毯的走廊时，他打定主意要干得比以前更卖力，好让辛格菲尔德夫妇把他留下来干一辈子。可一看到前面的房门，他又感到喉咙里有一阵熟悉的刺痛。他想走进她的房间，却立刻比以前更加意识到她是多么容易给他制造麻烦。他迟疑不决地站在门口，到非进去不可时，才下决心不让任何东西阻止他尽快离开这房间。他敲了敲门，把门推开，走了进去。他穿过这房间时，只觉得两手开始在发抖。

他小心躲过她的目光，朝床边的小桌子走去，差点儿失落了早饭托盘；她把黄绸睡衣扔在地板上，为了及时跳过睡衣，免得踩在上面，他几乎绊跌了。碗碟发出一阵叮当的撞击声，但没等有什么东西溅出来，他已将托盘放到了桌上。他揭去土豆炒蛋的盖子，两手颤抖地倒着咖啡，他听到斯蒂芬娜在咯咯发笑。他仍然不去看躺在床上的斯蒂芬娜，而尽快地朝门口退去。

“为什么要象这样逃走呢，加纳斯？”她拖长了声音叫唤他。“你还在浑身发抖呢。怎么啦，加纳斯？”

他站住了，清楚地记起要赶快离开这房间的坚定决心，可又身不由己地慢慢转过身来看她，自从她刚才离开厨房后，他还是第一次再去看她。她已经梳好了头发，笔直坐在床上，

正搂着一个枕头笑个不停。

“没什么，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怯生生地回答她，尽量使声音听上去显得很平静。他慢慢向后退到门边。“只是我得赶快下楼去，在斯特拉女士和查利先生从教堂回家之前把厨房里的活儿干完。我不愿让你妈妈看到厨房里乱七八糟的。哦，小姐！斯特拉女士常要为这种事大发脾气的。她容忍不了一个肮脏的厨房。真的！”

“回来，加纳斯，”她态度威严地命令他。

他颇不情愿地朝她那儿迈了几步。她激动地紧紧搂着枕头。

“你想想一想做什么，斯蒂芬娜小姐？”

“我想问你些事。”

“好吧，小姐，斯蒂芬娜小姐，”他轻声说，心里真怕她会说出些什么。

斯蒂芬娜倾身向前，将枕头随便压在怀里。“加纳斯，对我说老实话，要是你能随心所欲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且又确信没人会知道，那么你现在打算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一我最好是马上下楼回厨房去，斯蒂芬娜小姐。”他对她说，两只湿漉漉的手放在背后，使劲握着。

“不，你不要下去，加纳斯，”她紧张地说。“说下去，对我说老实话，我想知道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他含糊其词地问，瞥了一眼背后的房门。

“如果你能随心所欲的话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”他不顾一切地说。“我希望你快